

## 第一章 拿起鋤頭趕惡人

「哎喲我的天老爺啊，小童妳還這麼年輕，怎麼說沒了就沒了啊！」

童彩花一睜開眼，就聽見這麼一聲哀嚎，嚇得差點叫出來，抬頭一看，滿屋子的男女老少，皆穿著白色喪服，哭成一片。

噴吶聲在廳中流轉，哀切淒涼，置身於此情此景中，想不哭都難。

一群哭喪的人最前面跪著的是個身形瘦弱的年輕女人，從童彩花的方向看去，女人穿著大到不合身的白色孝衣，低垂著腦袋正在無聲流淚。

童彩花右手莫名握著把鋤頭，還沒反應過來現在是怎麼回事，後背突然被人撞了一下，從外面跑進來一個四五十左右的微胖婦人，穿過人群，一把揪住了那年輕女人的頭髮。

「都是妳這個害人精，剋死了我兒子！死的為什麼不是妳！」婦人邊拽她頭髮還邊罵人，「狐狸精，禍害！妳還我兒子，還我兒子啊……」

婦人的年紀大了，撕扯了兩下，一口氣沒提上來竟然昏死過去。底下剛才還哭成一片的人，全嚇得不敢出聲。

頭髮被扯成雞窩的年輕女人非但沒有生氣，反而撲到婦人身上，哭得聲嘶力竭。

「娘！妳醒醒，是我錯了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害了黑葉！我不配當童家的媳婦。」這都什麼跟什麼啊！童彩花倚著門框，瞪大眼睛看著面前莫名熟悉的一幕。

靠！這不是她昨天晚上看過苦情文中的劇情嗎？這本名叫《苦娘》的書，集各種狗血元素於一身。

簡單的說，就是一個名叫葉紅裳的苦命女人，老公死了，婆婆瘋了，公公殘了，小姑子傻了，還帶著一個拖油瓶兒子。領著這麼一家子老弱病殘，她依靠一顆聖母之心，歷經各種坎坷，最終過上好日子的故事。

「喂，彩花，妳在這幹麼？」

她正想著自己穿成了誰，肩膀被人猛地一拍，回頭就見一個十六七歲的英俊少年，正皺著眉頭不滿的盯著她。

「你在跟我說話？」

少年翻了個白眼，一副「我不跟傻子一般見識」的表情。

童彩花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怎麼回事了，她果然穿成了苦情文女主那個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傻小姑子。

此時外面吵吵嚷嚷，竟又走進來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，各個長得凶神惡煞，一眼就瞧見了趴在婆婆身上的葉紅裳。

「葉紅裳是吧，妳男人欠我們錢，今天該還了吧。」

葉紅裳一抬頭，露出了一張正哭得梨花帶雨的美人臉。好傢伙，漂亮得就連身為女子的童彩花看見了，都挪不開眼。

「各位大哥行行好，錢我一定會還的，你們不要在這裡鬧好不好。」葉紅裳抽泣著哀求，身子顫抖得厲害。

「不行！現在就還錢，不還錢的話，就拿妳去抵債！」為首的男人，早就看上了漂亮的葉紅裳，哪裡還會聽她的話。

明明跪了滿屋子的人，但此刻都跟個啞巴一樣，就在旁邊看著，沒一個敢上前幫忙。

童彩花終於看不下去，看書的時候她差點被氣個半死。

這女主天天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這筆錢根本就不是他們家欠下來的，而是童彩花死的哥哥童黑葉替人做擔保，被擔保的人跑路了，追債的找不到人，這才找上了童家。

童彩花心裡罵了一句，提著鋤頭就要去找追債的那夥男人算帳，別人家葬禮的時候來要帳，還要不要臉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要強搶民女。

她剛邁出半步，就被剛才那個少年一把給抓住手腕。

「妳幹什麼去？」

童彩花回頭瞪了一眼少年，長得倒是人模狗樣的，但也沒見他要去幫葉紅裳啊。

「我能幹什麼，幫我嫂子去唄。」她說著，想掙脫少年的手，可少年的手勁奇大無比，讓她動彈不得。

「妳……能聽懂我說話了？」少年皺眉看著童彩花一臉氣急敗壞的表情，面露疑惑。

「你誰啊你？」

「我席真珩！」

瞧著那夥催債的男人已經在拽葉紅裳起來，童彩花可沒空在這裡磨蹭，抬腳就朝著這名叫席真珩的人小腿處狠狠一踢。

他吃痛，下意識鬆開手，童彩花趁機飛也似的跑上前去。

跪倒一片的人，只見童家的那個傻子姑娘眼露凶光，舉著一把沾滿泥土的鋤頭朝著催債人就砍了過去。

帶頭催債的那人，臉上有道疤，看見童彩花砍過來，嘴裡罵了句娘，趕緊鬆開抓著葉紅裳衣服的手。

鋤頭雖然沒砍到人，但震懾效果十分好，本來童彩花就沒想真砍人，她可不想剛一穿書就惹事。

葉紅裳看著攔在自己面前的小姑子，嚇得止住了哭泣，微張著嘴巴，話都說不利索，「彩……彩花，妳、妳怎麼……」

刀疤男眼看著就快得手，卻被童彩花攪了局，氣得不行。「哪來的小娘們，信不信我連妳也一塊帶走。」

童彩花眼下還只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，瘦瘦小小的，若忽略是個傻子，長得還是挺漂亮的。

「帶走我？」童彩花冷哼一聲，提著幾斤重的鋤頭跟護崽似的擋在葉紅裳前面，聲音脆生生的，透著說不出的堅定。「我先帶走你，帶你去見閻王！」手一揮，鋤頭不管不顧的朝著刀疤男就砍了過去，讓人根本無法靠近。

光腳的不怕穿鞋的，童彩花天不怕地不怕，手裡還有武器，倒是催債的人先害怕了，罵罵咧咧的說過幾天還來，便不情不願的走了。

周圍的氣氛安靜得詭異，沒有人敢先開口，還是葉紅裳從身後握住了童彩花的手。

「彩花，妳這是怎麼了？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

童彩花擦了把額頭上的汗，蹲下身子剛要說話，腦子裡就蹦出來個奇怪的聲音——

「宿主成功綁定《苦娘》，主線任務開啟中。」

說完一句莫名其妙的話，就又沒了聲音。童彩花眼一暗，昏死過去。

「彩花，彩花！」葉紅裳看到童彩花昏倒，趕緊抬手摸了摸她的額頭。

好燙，果然是生病了。

在睡著的這段時間，童彩花知道自己不光穿書了，還綁定了個系統，系統要求只有改變書中人的命運，她才有可能重返以前的時代，而現在所有人還處在最倒楣的階段，前途未卜。

一覺醒來，已經是三天後，童彩花肚子餓得厲害，從床上爬起來，就聞到一股飯菜的香味。來到廚房，看見嫂子葉紅裳穿著一身灰色粗布衣衫，頭戴一朵白花，正炒著大鍋菜。

美人就是美人，哪怕身處在油煙當中，都像是站在雲霧之上的仙子。

葉紅裳注意到她，揚起一個溫柔的笑容來，「彩花，醒了。」說罷將鍋裡的菜盛到一個大碗裡，用圍裙擦了擦手，牽著童彩花就朝著廳堂去。

童彩花任由葉紅裳牽著，期間一直觀察著原書女主，漂亮得根本不像是生活在這種小鄉村的人，童黑葉能娶到真的是三生修來的福氣。

書裡面也只是提及葉紅裳是孤兒，因為童黑葉有恩於她，便嫁到童家。

「大嫂，我不傻了。」

葉紅裳正在給她盛菜，聽了這話，手裡的碗差點兒摔到地上。一個傻子，突然說自己不傻了。

「我燒了這一場，腦子清醒了。」童彩花接過葉紅裳手裡的飯碗笑道：「真的！不信妳問我幾個問題，我肯定都能答上來。」

「那……我是誰？」葉紅裳的手有點顫抖。

「葉紅裳，我大嫂。我是童彩花，妳小姑子，我娘叫王芳我爹叫童浩。我哥叫童黑葉，前兩天為了救小孩，掉進河裡死了，我小侄子叫童梓岳。」

童彩花張嘴就說了一通，可把葉紅裳嚇個不輕，等反應過來，第一個舉動就是抱著她開始痛哭起來。

「彩花，妳真的好了！嫂子太高興了，一定是妳哥在天之靈保佑妳。」

童彩花安撫著葉紅裳，但心裡還是想罵人，什麼她哥在天之靈，還不是因為她是個穿越的，頂替了原來那個傻子童彩花。

「彩花妳先坐著，我去叫爹娘還有小岳，他們知道妳病好了，一定也會很高興的。」

葉紅裳用袖子擦了把眼淚，興沖沖的就去裡屋喊其他人。

這一去就用了半個時辰，桌上的飯菜都涼了。

童彩花好了以後，最興奮的除了葉紅裳之外，就是她爹童浩了。童浩雖然頭腦正常，但是前幾年因為遭遇意外，折了一條腿，能站起來，但是沒辦法幹活。

而她娘王芳自從那日經歷了兒子的葬禮後，整個人就瘋了，總是自言自語，和她

說話都不聽，穿衣吃飯得靠別人幫忙。

「彩花，妳這病好了，以後紅裳身上的擔子也能輕點。」童浩看著童彩花道。童彩花沉默不語，果然這一家子在心裡全默認把葉紅裳當成了頂梁柱，明明夫君都死了，葉紅裳沒有必要再待在童家，以她的相貌，哪怕是在這種古代，也能立刻再找個人嫁。

想要讓葉紅裳獲得幸福，要麼讓她離開童家，要麼童家變得越來越好，讓她能安心待著。無論哪一種，都不容易。

童彩花正愁著，院子外面響起了匡匡砸門的聲音。

「彩花，童彩花！」

葉紅裳先聽出了聲音是誰，替王芳餵了口飯，這才笑著對童彩花道：「彩花，真行又來找妳了，快去吧。」

真行？誰叫個這麼奇怪的名字。所幸這會兒童彩花吃飽了，擦了擦嘴，便跑去開門。

到了門口，她才知道這個真行，原來就是那天說自己叫席真珩的少年。

席真珩左手提著個水桶，右手拎了把鋤頭，歪頭間，束髮的黑色髮帶隨風飄揚，眼角帶著幾分肆意的笑容。

「走，種地去。」

這邊葉紅裳也跑了出來，在一旁的豬圈邊上拿起童彩花那天用來嚇人的鋤頭，遞給她。「快去吧，晚上早點回來吃飯。」

童彩花一臉懵了，她不是來讓葉紅裳幸福的，順便鬥鬥極品鄰居，倒楣親戚，還有扳正家裡那一群老弱病殘的嗎？為啥要種地？

她沒有任何關於原主的記憶，知道的只有《苦娘》這部書的劇情，書裡面說童彩花是女主的傻子小姑子，從頭傻到尾，根本沒說過別的。

「系統，這怎麼回事，我為什麼要去種地？」童彩花握著鋤頭，根本沒有想要去地裡的意思，她上輩子好歹是個小小明星，哪裡種過地啊！

「宿主頂替了原主的身分，自然要遵循原主的生活了。」

童彩花一個頭兩個大，被席真珩強制的從家裡面拉走，一路上，席真珩走在她前面，嘴裡還哼著小曲。走了快一半的路，回頭看低頭沉思的童彩花。

「彩花，妳是不是不傻了？」

童彩花無心搭理他，點了點頭，接著想自己的事。誰知席真珩嘴角一揚，突然攔住她的去路，眼神直勾勾的看著她。

童彩花被盯得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，下意識後退兩步。

「不傻了的話，就給我當媳婦兒吧。」

「嘎？」童彩花瞪著眼，一點也沒有被人求婚的喜悅感，只覺得荒謬。一個看起來才十六七歲的小屁孩跟妳求婚，換妳妳能高興嗎。

要是原來的童彩花倒也罷了，可現在的童彩花可是受了二十幾年現代思維的薰陶，求婚可以，連個鑽戒都沒有，也就騙騙傻子……對哦，她以前還真是個傻子。

「高興嗎？」席真珩以為童彩花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揚了揚下巴，一張白淨的小臉，在暖陽的照射下顯得意氣風發。

「你有病？」

「妳要是還傻的話我就不娶了。」席真珩還在笑，「可妳現在不是好了嗎，反正你們家現在窮到揭不開鍋，去我家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挺好的嗎？」

童彩花哭笑不得，挑眉問：「你喜歡我？」

席真珩想都沒想，直接搖頭，「我有病啊，能喜歡妳。」

所以是她瘋了還是席真珩瘋了，古代人這麼開放的嗎，說求婚就求婚，這麼想要無愛婚姻，找別人不好嗎！

還有，這席真珩到底是誰啊，她不記得書裡面有這麼一號人物。

童彩花毫不猶豫的拒絕了席真珩的求婚。毛沒長齊的小孩，她可不喜歡。

不過這席真珩性格真的不一般，被她拒絕了跟沒事人似的，又哼著小曲繼續往地裡走。

童彩花就這麼渾渾噩噩的一路來到地裡，現在差不多是三月中旬，中午正是最熱的時候，她身上已出了一層薄汗，有點兒想要洗澡。

「這哪片地是你的啊？」她已累得不願再走，指著一眼望不到邊的土地問席真珩。席真珩停下腳步，眨了眨眼道：「全是我的啊。」

「你可真逗。」童彩花差點笑出來，放眼望去，這片地少說也有幾百畝，一個十來歲的小孩能有這麼多的地？

席真珩眉頭一皺，放下扛在肩上的鋤頭，不滿道：「妳這是什麼眼神，瞧不起我？」

「沒有沒有。」童彩花連忙擺手，他既然說是就是，青春期的男孩，都比較愛顯擺，她懂。

童彩花其實是第一次下地裡幹活，以前嬌生慣養，連重物都沒提過。此時跟在席真珩的身後，看什麼都覺得新鮮，滿地的菜綠油油的，雖然都不認識，但絕對純天然無污染。

「彩花，過來。」席真珩不知何時已經走到前面，朝她招手。等人過去了，他指著一塊空地，命令道：「這塊地，刨吧。」

童彩花眨巴著一雙大眼睛，看看席真珩又看看地，然後老老實實的去刨土，一鋤頭下去，土好軟！

她刨著刨著就來了興致，深切的體會到勞動的快樂。

時間過得飛快，童彩花一下午就像個沒有感情的刨地機器，身上臉上沾滿了泥土，待她告一段落，這才反應過來去找席真珩。

就見他正在一棵大槐樹底下躺著睡覺。

童彩花火氣立刻冒上來，手中鋤頭往旁邊一扔，蹲下身子，捧起可能還摻雜了某些天然肥料的泥土，悄無聲息的湊近他。

才要將那把泥土甩到席真珩臉上的時候，他居然醒了，一雙漂亮的眸子看著她，眼神冰冷，竟讓童彩花一時忘了動作。

但很快地，席真珩的眼神恢復如初，「噌」的一下跳起來。

「童彩花，妳捧著土想幹什麼？」

童彩花自覺無趣的把手裡的泥土扔了，故意伸手往席真珩乾淨的衣袍上蹭了蹭。席真珩正要發火，就見地那頭，葉紅裳提了個籃子朝著他們揮手。

「彩花，回家吃飯了。」

童彩花正好餓了，朝著葉紅裳蹦蹦跳跳的就過去了，留下席真珩咬牙切齒的瞪著她。

「彩花妳是不是惹真行生氣了？」回家的路上，葉紅裳忍不住嘮叨，「平時妳多讓讓他，他在這村裡無親無故的，也就和妳關係好一點。」

童彩花心不在焉的應著，按照原書劇情的發展，今天這時候回到家裡，會有大事發生，她可得好好想想怎麼解決。

## 第二章 使計甩掉刀疤男

從地裡到家裡這段路很快便走完了，果然還沒走到童家，遠遠地便聽到了一陣嘈雜的聲音，童浩好像正在和別人爭執，爭吵聲中不時還夾雜著小孩子的哭聲。葉紅裳臉色一變，裝著雞蛋的竹籃子往童彩花懷裡一塞，提著裙子快步跑回家。童彩花看著懷中的雞蛋，不慌不忙的一個人往家裡走去。

「你看看，你家那小兔崽子給我家小虎抓的！」說話的是個身材豐滿，年約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婦人手邊牽著個和童梓岳差不多大的小男孩。

小男孩哭哭啼啼，抓著婦人的腿不撒手，右臉頰看上去有一道紅痕。

童浩本來坐在院子裡曬太陽，這隔壁的張老太婆突然就領著小孫子，說要來算帳，一上門就是一通謾罵。

「張老太，有話好好說。」

童梓岳這會兒委屈巴巴的站在童浩旁邊，低著腦袋眼淚跟豆子似的不停往下掉。

「小岳，你說說你有沒有抓小虎？」童浩歎口氣，心煩得很，這小岳惹誰不好，偏偏惹了村裡出了名蠻橫不講理的張老太婆。

童梓岳抬起臉，雖然在哭，卻異常堅定的點頭，「抓了。」

「你這孩子……」童浩抬手想要在張老太婆面前輕輕打一下孫子意思意思。

沒想到對方不依不饒，一把抓過童梓岳那瘦弱的胳膊，揚手就要朝臉打過去。

小孩子的力氣哪比得上大人，童梓岳嚇得哇哇大哭，嘴裡喊著找娘。

童浩急得不行，但腿腳不方便，急著從椅子上起來，不小心摔在地上。

這邊張老太婆的手馬上就要打上童梓岳的臉，葉紅裳及時跑了過來，一把攔過孩子，結果那巴掌重重地落在她身上，疼得她倒吸一口氣。

別看張老太婆年紀不小，大半輩子都在地裡做農活，手上早就結了一層厚厚的老繭，手勁大著，打起人來根本不比男人差。

葉紅裳想想都後怕，萬一這巴掌真落在自己兒子的臉上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「張老太這是做什麼？憑什麼打我兒子？」葉紅裳平時柔柔弱弱的，唯有面對自己兒子的事，會稍微硬氣幾分。畢竟男人已經沒了，要是再沒了兒子，她真的只有去死了。

張老太婆吐了口口水，看著葉紅裳冷嘲熱諷，「哎喲，我以為誰呢，果然你們童

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什麼樣的老娘教出什麼樣的孩子。」

葉紅裳臉色青一陣紫一陣，「妳這話是什麼意思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說妳不知道上哪勾搭野男人去了唄。」張老太婆早就看葉紅裳不順眼，仗著自己有幾分姿色，村裡的男人哪個不多看她幾眼，自己兒子也是，看見葉紅裳就走不動道。

「妳……妳！」葉紅裳指著張老太婆，氣紅了臉，「妳不要血口噴人！妳說我也就算了，我兒子做錯了什麼？」

「妳兒子把我孫子臉抓成這樣，還沒做錯？說吧，你們打算賠多少，說不出我滿意的，我就賴著不走了。」

張老太婆說話聲音又大又尖，惹得旁邊的幾戶人家也都出來看熱鬧，卻沒一個肯上前幫忙。

童浩這時候爬起來重新坐下，吹鬍子瞪眼，「不就小孩子家家玩鬧，有必要來我家這麼鬧嗎！」

「我鬧？」張老太婆不要臉的往地上一坐開始嚎啕大哭，「哎喲我的天啊，誰快來看看啊，這童家欺負我這老太婆好欺負，把我孫兒臉都抓得毀容了，還說是玩鬧。」

葉紅裳氣得直跺腳，忙問兒子到底怎麼回事。

童梓岳雖然還在哭，但是語氣憤憤不平，「小……小虎笑話我是沒爹的孩子，還說娘的壞話。」

童梓岳年紀不大，可平時乖巧懂事，沒想到這次惹禍，竟是為了這個原因，葉紅裳聞言，眼淚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

葉紅裳也想罵張老太婆，但礙於童家的面子，只能忍耐下來。她擦了擦淚水，將童梓岳抱在懷裡。「妳想要多少？」

張老太婆剛才還哭得要死要活，一聽要給錢了，頓時不嚎了，坐在地上冷哼道：

「五兩銀子。」

葉紅裳倒吸一口涼氣，早料到張老太婆會獅子大開口，可這也太過分了。五兩銀子，他們一家五口一年都花不了這麼多錢。

「我們家哪有那麼多錢。」

童浩更是氣得要背過氣去，指著張老太婆罵道：「妳……妳太不要臉了！」

見童家沒有給錢的意思，張老太婆又開始哭起來，倒是她孫子小虎，早就停了哭泣，有些手足無措的站在那裡。

圍觀的人早就看懂了這是怎麼回事，就是張老太婆藉著由頭來敲詐，看童家沒了當家的，好欺負。

就算把童家賣了也不可能掏出五兩銀子，估摸著張老太婆也沒打算要那麼多，就是能騙多少算多少。

葉紅裳被周圍的鄰居盯著，羞愧得想找個地縫鑽進去。

童家這邊已經哭成一團，童彩花才拎著籃子姍姍歸來。

「匡」一聲巨響，童彩花用腳將家裡大門踹開，驚得院子裡的人皆一愣，齊齊看

向她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

童彩花一進院子就跟沒事人一樣，晃悠了一圈，放下籃子，然後關門進屋。進屋之前路過坐在地上的張老太婆，看都沒看一眼。

張老太婆還以為是誰，一看是童家的傻姑娘，又開始接著哭。

童彩花進了裡屋當然不是為了休息，而是直接去了她娘的屋裡，這個時間她娘應該在發呆。

葉紅裳這邊在哀求之下，張老太婆才終於將賠償降到二兩銀子，但童家現在也掏不出那麼多錢。

童黑葉活著的時候，在鎮上給人當夥計賺錢，早年家裡是攢了些錢，但由於童浩癱了腿，再加上童黑葉的喪禮，幾乎用了個乾淨。

葉紅裳沒什麼掙錢的本事，也就繡工不錯，能繡幾個荷包帕子什麼的，託人到鎮上賣。只是童黑葉才去了，她照顧這一家老小，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繡花。就這些雞蛋，還是她拿著以前的繡品，去別人家換回來的。因為彩花還在長身體必須吃點好的，小岳更是。

「張老太，要不這二兩銀子先欠著，等我以後賺錢了，肯定還妳。」葉紅裳和張老太婆打商量，好歹不能讓她再這麼鬧下去。

張老太婆又嚎了兩嗓子，見只能削到這些，便拍拍屁股站了起來。

「行，先把欠條給我打上，還有先給我掏點銀子，讓我給我孫子買藥去。」

葉紅裳剛要上前，就被童浩抓住胳膊。「不能給啊紅裳，咱家也沒錢了。」

葉紅裳強撐著笑道：「不要緊的爹，咱家沒錢了我還能再掙，今天不給的話，我怕她會一直鬧下去。」

童浩無可奈何，只得妥協了。

「妳等我進屋拿紙筆。」葉紅裳抱著兒子說了一句便要進屋，剛一把門打開，就從裡面衝出來一個人影。

葉紅裳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婆婆王芳！婆婆平時瘋瘋癲癲，她怕出事，白天經常將其鎖在房內，她怎麼跑出來的？

王芳竄得太快，葉紅裳沒能攔住，一偏頭就看見童彩花正悠悠的跟在王芳後面。

「彩花！妳幹啥去？」

童彩花回眸一笑，「大嫂妳看著就好。」

葉紅裳心頭升起一股不好的預感，趕忙把兒子安置在屋裡，自己揣了紙筆趕回院裡。

張老太婆站在院子裡，一會兒瞧瞧這，一會兒瞧瞧那，滿臉的輕蔑，看見有人出來，還以為是葉紅裳，剛往前迎了兩步，卻被來人照著臉頰呼了一巴掌，那力道之大，搥得她眼冒金星，差點吐血。定睛一看，竟是發瘋的王芳。

王芳頭髮亂得跟雞窩一樣，衣服隨意的披在身上，雙眼通紅，眨都不眨的盯著張老太婆，看著看著，嘴角揚起一個詭異的笑容。「妳壞！妳壞！」

張老太婆被她嚇了一跳，顧不得臉疼，忙往後退。

王芳瘋是瘋，力氣可不小，張老太婆幹了一輩子農活力氣大，王芳又何嘗不是。只見她一把揪住張老太婆盤得整齊的髮髻，扯亂了頭髮還不撒手，拽著人就滿院子轉圈。

張老太婆頭皮生疼，罵罵咧咧的去掐王芳的胳膊，王芳沒感覺似的，反而越笑越開心。

葉紅裳趕過來就看見這麼滑稽的一幕，童彩花也不制止，在旁邊看笑話。

「娘！妳快鬆手。」

葉紅裳趕緊上前去拉架，但她的力氣哪裡比得上王芳，糾纏的功夫，讓張老太婆又遭了一會兒罪。

童彩花約莫見張老太婆得了教訓，這才過來幫著葉紅裳一起拉開王芳。

王芳鬆了手，指著瘋婆子一般的張老太婆還笑個不停。

張老太婆這會兒頭髮散亂不說，臉頰還腫起好大一塊，哪還有剛才趾高氣揚的樣子。

「瘋子！瘋子！一家瘋子。」

葉紅裳手足無措的站在一旁，要去安慰張老太婆，卻被大力推開，差點摔倒在地上。張老太婆還想去打王芳，但這次被童彩花給制止了。

張老太婆看著面前身材瘦小的女孩，厲聲道：「妳是什麼東西，滾開。」

「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，但知道妳是什麼東西。」童彩花嘴角一揚，「老東西。」

「小賤蹄子，妳居然敢罵我！」張老太婆這會兒氣得臉脹成豬肝色，又要開始撒潑打滾。

童彩花可不是吃素的，不就是演戲嗎，她以往二十多年就是靠演戲吃飯的，讓這些村民開開眼界。

她清了清嗓子，找了塊乾淨點兒的地方一屁股坐下，眼淚醞釀到位，就開始嚎，

「還有沒有天理了，張老太欺負我們童家沒個管事的男人，我大哥才沒了幾天，她就來訛錢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還讓家裡的小孫子罵我們家小岳是沒爹的野孩子。」

「大家來評評理，我大哥童黑葉生前為人怎麼樣，這村裡有哪個沒受過我們童家的恩惠，可憐我大哥前腳剛走，後腳自己的老婆孩子就被人這樣欺辱！」

童彩花說著斜眼看了眼張老太婆，眼神跟淬了毒的刀子一樣，讓張老太婆汗毛直立。

「我大哥頭七都還沒過，某些做了虧心事的人，晚上睡覺可要小心著點自己家的門。」

看見張老太婆臉色變得慘白，童彩花才滿意的一笑，一字一句道：「張老太，妳覺得我大哥晚上會去敲誰家的門？」

張老太婆身子一抖，臉都皺成了一團，強硬的拉起一旁的小虎就要離開。

村裡的人平時都很信牛鬼蛇神這一套，說來也挺逗的，活生生的人隨便怎麼惹都不怕，一提到個死人就怕成這樣。

童彩花忍住笑意，衝著破門而出的張老太婆喊，「妳錢還要不要了？」

張老太婆根本沒搭理童彩花，這會兒已跑得沒了人影。

葉紅裳見張老太婆走了，鬆了口氣的同時趕緊拉童彩花起來，「彩花，妳剛才這樣好嗎，好歹大家都是鄰居。」

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。」童彩花鬆開葉紅裳的手，拍了拍沾土的衣裳，語重心長道：「大嫂，人善被人欺，就是因為妳平時脾氣太好了，才讓人找上門來欺負。之前他們看大哥在還不敢來，現在大哥沒了，咱們這一家老弱病殘要是再不硬氣點，不就任人宰割。」

葉紅裳根本沒聽進去童彩花的話，一想到童黑葉就這麼沒了，抑制不住悲傷。要是這會兒黑葉還在，該有多好……

童彩花瞧著剛說兩句就開始嚶嚶啜泣的葉紅裳，也懶得再費嘴皮子功夫。

原劇情裡，張老太婆狠狠敲了童家一筆錢不說，還潑髒水說葉紅裳老公死了就開始在外面找男人，連孩子都不管。從那以後，童家就成了村裡人議論的對象。葉紅裳出門的時候，還因為流言蜚語，差點被村裡的混混給輕薄了。

童彩花可沒打算就這麼放過了張老太婆，不是害怕半夜鬼敲門嗎，她就要去好好嚇嚇，殺雞儆猴。

夜晚，童家的其他人都睡下了，童彩花躺在硬床板子上緩緩睜開眼，臉上露出意義不明的笑來。

三更半夜，從張家傳來了張老太婆殺雞般的叫聲。

心情舒暢的童彩花，伴著皎潔的月光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她過慣了晝夜顛倒的生活，再加上之前睡了三天，這會兒精神得很，都能伴著月光跳一曲最炫民族風了。

夜晚的村子，安靜的詭異，四周看不到一絲光亮，可童彩花一點也不害怕，之前問過葉紅裳，特意繞了個遠路來熟悉熟悉村裡的路和住家。走到一個拐角處時，突然聽見有人的交談聲從前面傳來。

她悄悄湊了過去，趴在牆角往前面張望，就看見席真珩和一個只能看見背影的男人。

席真珩正對著她所在的方向和那個男人說話，藉著月光，看得到席真珩臉上嚴肅的表情，和白天那副嘻嘻哈哈的模樣截然不同。

童彩花好奇心上來了，想要再湊近點聽聽兩人說什麼，腳下無意踩碎了一根樹枝，細小的聲音驚擾了不遠處的人。

和席真珩對話的那人，一聽見聲音就閃身進了黑暗裡消失不見。

童彩花有種事情搞砸了的感覺，默默回頭想要離開，卻被席真珩一把揪住後領子。席真珩雖然還是少年，但比起童彩花來說，高出不少。

「今天晚上天氣不錯。」她被迫面對席真珩，尷尬的開口，「好巧，你也來散步啊。」

席真珩背著光，看不見他臉上的神色，聲音較白天低沉一些，「妳聽見了？」

童彩花忙搖頭，「沒有。」她是想聽來著，這不是還沒聽到就被發現了。

「真沒有？」席真珩越湊越近，臉都要貼上她的臉。

她想都沒想，一巴掌呼在對方的臉上，「都說了沒有！」

席真珩被打得有點懵，雖然童彩花力道不大，但他活了十來年，這還是頭一遭被人打。

他臉色微紅，不自在的輕咳兩聲，換上和以往一樣的語氣道：「大晚上的妳出來閒逛什麼？」

童彩花瞪他一眼，沒好氣道：「我願意，你管我。」

「妳！」席真珩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「我看妳還不如繼續當傻子好。」

「哼，你那麼喜歡傻子自己去當啊。」

兩人吵吵鬧鬧的一路走到了童彩花家門口。

「懶得跟傻子一般計較，我走了。」席真珩揉了揉她的頭髮，轉身消失在夜色中。童彩花看著自家那破爛的大木門，突然想到，這小子不會是故意送她回家的吧？輕哼了一聲，這種傲嬌的小子她不討厭。

小心翼翼的開門回了自己的破屋子，她正琢磨著明天應該幹點什麼才好，腦裡沉默很久的系統突然開始說話——

「宿主。」

童彩花躺在硬床板上，怎麼翻身都感覺不舒服，懶懶的回應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妳想要金手指嗎？」

童彩花眼睛一亮，倏地從床上坐起來，金手指好啊，穿過來這也有好幾天了，她看過一些小說，人家穿書不都自帶金手指嗎，原來她也有。

「你要給我什麼金手指？先說好了，我這人很懶的，不要讓我去種地之類的。」

「宿主妳好聰明，為了減少宿主任務的難度，以後每次宿主刨地超過兩炷香的時候，都會隨機獎勵一定屬性點。屬性點的用處將在以後揭曉。」

童彩花一聽刨地兩個字就頭大，偶爾去地裡一兩次，還能活動活動筋骨，但要天天去地裡幹活，她好怕自己嬌嫩的皮膚都曬壞了。雖然原主的皮膚本來就是又乾又黑，但系統要求的，她又不能不聽。

大不了以後下地都全副武裝，做好防曬。

快天亮童彩花才剛閉上眼睛，還沒睡熟呢，房門就被人從外面敲響，聽聲音是童梓岳那小蘿蔔頭。

「姑姑，吃飯。」

童彩花本來不想搭理他的，但架不住小孩子精力旺盛，在外面砸門砸上癮了，一副今天不把這門敲響就不走的架勢。

她只好隨便換了套衣服，將亂成雞窩的頭髮紮起來，整個童家都是破破爛爛的，連一面銅鏡都找不出，可愁壞人了。

「下次再這麼砸門，我可打你屁股了。」童彩花開了門，揉了揉童梓岳的小腦袋，打了個哈欠，掛著個黑眼圈就往客廳的方向走去。

飯桌前一家人早就整齊齊的坐好，葉紅裳正在給王芳餵飯，餘光掃到童彩花過來，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替王芳擦了擦嘴，笑道：「彩花起來了，快過來吃飯。」

童彩花盯著飯桌上簡單的飯菜，沒什麼胃口，但還是坐下吃了兩口。

「彩花，一會兒也下地去嗎？」童浩往她的碗裡夾了塊雞蛋。

「一會兒不想去，等吃完午飯。」童彩花囫圇吞棗似的吃完了飯，抬眼看著外面的太陽。她上午可不能走，一會兒還有大事要發生呢。

一家人吃過飯，她替葉紅裳收拾完碗筷，扶了一臉傻樂的王芳回屋。還沒過半個時辰，童家的大門就被人給踹開了。

童浩正在院子裡曬太陽，就見一夥人怒氣衝衝的砸開門，闖進院子。

「葉紅裳，給老子出來！」

領頭的那男人正是童黑葉喪禮那天跑來要帳的刀疤男，刀疤男這次帶了五六個大漢一起來，各個凶神惡煞，活像閻王轉世。

童浩嚇得不輕，聲音都打著顫，「你……你們是誰？」葬禮那天他因為腿腳不便，待在屋裡，自然沒有看到當時的那一幕。

刀疤男冷哼一聲，抬腳踹翻了童浩坐著的竹凳，「我們是來要錢的，趕緊讓葉紅裳出來。」

「紅、紅裳不在家。」童浩狼狽的倒在地上，滿臉恐慌。

「不在家？」刀疤男踹了一腳童浩的腿，然後手一揮，後面跟著的幾個小弟就要開始搜屋子。

還沒等人搜，葉紅裳自己倒是先出來了，她懷中還揣著家裡僅剩不多的一點碎銀子。

「我們家就剩這些錢了，能不能先還這些，其他的我以後慢慢還？」

刀疤男低頭看了眼葉紅裳手中的銀子，調笑般的回頭和小弟們使了個眼神。

「這點錢就想糊弄我們？」他目露凶光，伸手就要去抓葉紅裳的衣服。

葉紅裳臉紅得都要滴血，怎麼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擺脫眼下的困境，她這兩天到處去向別人借錢，無奈人走茶涼，童黑葉去了，以前那些和童家關係好的人，一個個避他們如蛇蠍，去敲門都裝作不在家。

童彩花早就聽到了外面的動靜，之所以沒有第一時間衝出去，就是為了讓葉紅裳看清楚世態炎涼，村子就這麼大，誰家有個什麼事，周圍的鄰居都願意出來瞧個熱鬧。

但無論是上次張老太婆敲詐還是這次刀疤男要錢，鄰居也只是遠遠地看熱鬧，沒有一個願意上前幫一幫他們童家。

童彩花歎了口氣，眼睜著大嫂就要哭出來，一個箭步衝了出來，擋在大嫂面前。

刀疤男一看是那天壞他好事的小姑娘，臉色一沉，「又是妳，這次還想砍人？」

童彩花眨巴著一雙無辜的大眼，聲音清脆道：「傷人是會被抓起來的，我可不敢。」

葉紅裳在童彩花身後躲著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現在的童彩花總給她一種彷彿換個人的感覺，找不出之前的一點傻樣。

「妳這小丫頭我看就是欠收拾，正好和妳嫂子一起去還錢。」刀疤男開口，身後的幾個小弟就開始蠢蠢欲動。

「你們動手之前我有話要說。」童彩花仰頭望著比她高了一個頭的刀疤男，眼神中透著幾分詭異的冷芒。

「妳想說我還不想聽呢。」刀疤男哪講什麼道理，上次走了還是看在童家在辦喪禮，這次可不會了。

童彩花歎了一口氣，原劇情裡刀疤男是將葉紅裳帶走的，但還沒等做什麼，就出來了書裡的男二號幫助了葉紅裳。

算算時辰，男二號也差不多該來了，不過童彩花可不是那種凡事靠別人的人，不然也不至於上一輩子混了七八年還是個不出名的小明星了。

「這位大哥，你不想聽我也得說啊。今天在場這麼多人，難道憑你一張嘴說我童家欠你錢，我們就真的欠了？那我還說你欠我錢呢，是不是我也能明天上你家要帳去？」

刀疤男又不傻，要不也不能在一群混混當中做到今天的位置，他追債這麼多年，欠錢不還的多得很，不能還就挨到還，哪能讓人糊弄過去。

他想著從懷裡掏出了一張皺巴巴的紙，童彩花看都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麼，肯定是童黑葉給人家簽字畫押擔保的文書。

她等的就是這個。

「看沒看見，白紙黑字，上面是不是童黑葉的名字？」

童彩花是想接過這張文書的，但又不能做的太明顯，只得皺著眉頭嘟囔道：「可我大哥都死了啊，欠你們錢的也不是我大哥，為什麼要找我嫂子要帳。」

「大哥，別跟這臭丫頭廢話，哥兒幾個都等急了，先綁了那葉紅裳再說。」

童彩花的話被打斷，心裡暗罵一句，瞪了眼說話的小弟後對刀疤男嘲諷道：「哎喲，這位大哥，你瞧瞧你還沒說話呢，你後面這幾個跟班就替你做了決定，沒上沒下，真不知道誰是大哥誰是小弟。」

像刀疤男這種小團體的頭頭，從底層爬到今天的位置，一般對手下人疑心很重，生怕自己的位置被占了去，童彩花這一番挑撥離間的話，對付刀疤男還真有點效果。

本來刀疤男沒打算聽童彩花說廢話，但被別人一打岔，他要是真順著小弟的話，面子上過不去。

「這哪有你說話的分，給老子閉嘴。」他朝著剛才說話的小弟斥責一句，才轉而對童彩花開口，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那欠錢的跑路了，我們找不著，自然來找你們童家。」

童彩花也沒指望和這種人講道理，直奔主題道：「大哥，給我看看那文書好嗎？要真是我大哥的簽字，那也沒辦法，還錢還是綁人隨便你。」

雖然那天童彩花表現得剽悍，但刀疤男這麼一夥人大概知道童家的情況，一個傻丫頭大哥剛死做出一些出格的舉動實屬正常。

畢竟只是個丫頭片子，沒什麼可怕，刀疤男毫無疑心的將文書遞給童彩花。

她接過文書，低頭先裝作一副認真看的模樣，猛地抬頭，左手指著外面的方向，

「那不是知縣老爺嗎！」

刀疤男和手下小弟一聽到知縣老爺四個字，嚇得不輕，趕緊回頭去看，卻只看見童家門外，一個身形佝僂穿著破破爛爛的老爺子拄著拐杖路過。

那老爺子注意到動靜，看見滿臉猙獰的刀疤男，身子狂抖，手上的拐杖往旁邊一扔，立即狂奔著逃離了童家門口。

刀疤男發覺被騙，罵了句髒話，趕緊去看童彩花，只見童彩花嘴巴蠕動正在嚼著什麼，待吞嚥的動作結束，還朝他眨巴眨巴眼睛。

「這位大哥，你是來做什麼的啊？」一臉欠揍樣。

「妳！」刀疤男氣得額上青筋直跳，上前一把揪住童彩花的衣領。

葉紅裳見狀忙上前，但她一個柔弱的女人哪比得上刀疤男的力氣，反而被甩在地上。

童彩花被提溜起來，跟沒事人一樣，嘴角一勾，指著門外，「呀，知縣老爺。」童黑葉簽字畫押的文書只有一份，刀疤男怕童家人賴帳這才隨身揣著，沒想到被童彩花給吃了，今天就是沒要到帳，他也不可能放過童家。

「妳放屁！」

刀疤男這邊剛吼了一句，就聽身後響起了一個聲音——

「大膽！」

他回頭，就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，身穿青色官服，一臉嚴肅的看著他。

童彩花雙腳落地，冷靜的拍了拍自己的衣服，拽著旁邊的葉紅裳一起跪下，膝蓋剛沾地就開始哭天喊地。

「知縣大老爺啊，您可得給我們評評理啊，這夥惡人見我們家大嫂長得美，就天天跑過來威脅我們，讓我們逼著承認欠他們錢，不還錢就要帶走我大嫂。」她擦了擦眼角擠出來的淚水，拉了把葉紅裳的袖子，「是不是啊大嫂？」

葉紅裳壓根沒反應過來。高高在上的知縣大人怎麼會突然跑到他們這個鳥不拉屎的鄉下來？但她不笨，趕緊順著童彩花的話往下接，「求求知縣大老爺做主。」知縣這次出來還帶了不少衙役，各個腰間掛著長刀，正逼著刀疤男一夥人跪下。

「她們說的可是真的？」知縣不怒自威，刀疤男早就嚇得發抖。

刀疤男的營生本就是見不得光，只要沒被抓住就無所謂，一旦被抓住了，在這個朝代可是重罪。

「沒有，大人明鑒，是童家欠我們錢，欠債還錢，我們就是來要錢的，其他什麼都沒做。」

童彩花這會兒哭得更厲害，但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是光打雷不下雨。

「說我們欠錢可有什麼證據？連證據都沒有就過來強搶民女，真的是不把知縣大老爺放在眼裡。知縣大老爺，他們連一張我們家欠錢的文書都拿不出來，青天白日之下，真是沒有天理了！」

這麼一頂高帽扣下來，把刀疤男一夥人嚇得臉都白了幾分。本以為是小丫頭片子用來嚇人的知縣，怎麼真的跑到這地方來了，也太巧了。

「大人，文書剛被這小丫頭給吃了，所以才沒有。」

童彩花低頭偷笑，身子一抖一抖的就像是在發抖。可不是巧，原書知縣大老爺的確是今天來了他們村裡，可也只是去村長家附近看了一圈便回去。這還是原書裡葉紅裳感歎自己命苦時提到的，明明知縣來到他們村裡，卻還是錯過了。

之所以知縣繞路跑到童家這兒，是因為昨夜童彩花出門時，在知縣本應該走的那條路上撒了不少的羊糞還有牛糞之類，他們村人看見這些自然是習以為常無所謂。可堂堂知縣，一雙靴子就得多少銀子，怎麼可能去踩牛糞，當然找了乾淨的路走。童彩花不知道知縣來這破地方做什麼，但既然來了，就得好好利用，單吃了文書還沒用，因為避免不了之後刀疤男來報復，用了這招，直接將這夥人連鍋端了，才能永絕後患。

知縣眼神挨個掃到刀疤男一夥人的臉上，眉頭皺了皺，「吃了？荒謬！」只見他大手一揮，「來人，把他們都給我綁了，押回去受審。」

伴隨著一陣求饒聲，刀疤男一夥人就這麼被帶離了童彩花的視線。

「謝謝知縣大老爺、謝謝知縣大老爺。」葉紅裳都快哭出來了，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，今後他們家雖然還是窮，但起碼沒了負債，日子也能好過些。知縣還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只是象徵性的安慰一下童家人，便帶著人離開了。

### 第三章 不肖子耍無賴要錢

當所有人都走了之後，葉紅裳抓住想要溜走的童彩花。

「彩花，妳快要嚇死大嫂了，剛才若是知縣大老爺沒來可怎麼辦啊。」

童彩花象徵性的認了錯，誰讓她有上帝視角呢，知道這本書的故事走向。就算今天知縣沒來，她也有別的辦法解決這一夥人。

解決了這麼一樁大事，很長一段時間就沒她的事了，正好研究一下系統給的金手指到底是什麼。

這個時辰，男二號應該要來了，她想了想原書中，有很長一段篇幅講的都是葉紅裳和她那男二號的故事。

童黑葉去世之後，男二號一躍成為了男一號，默默守在葉紅裳身邊，但若是苦情文，女主必定有顆聖母之心，絕對不可以再嫁他人，得當寡婦當到死。

童彩花對此嗤之以鼻，她愛看苦情文卻不代表就能接受苦情文的這些邏輯。她既然穿過來了，就要替葉紅裳找到人生的第二春。

「嫂子，我種地去了，可能晚點回來，不用給我留飯了。」

撂下這話，童彩花拎著自己的好夥伴——鋤頭撒歡似的跑去地裡。

原來那天看到的幾畝地真的都是席真珩的，據葉紅裳說，席真珩家本就是這塊地的地主，因他父母很早都過世了，所以全給了這唯一的兒子。

童家本來沒有地，不過是因為席真珩從小和童彩花認識，關係好，童彩花願意幫席真珩種地，培養一下感情。

到了地裡，童彩花看了一圈也沒見著席真珩，估計還沒起床，反倒是地裡有不少席真珩雇來打理的人。

那些人見了童彩花，親切的像是一家人。

童彩花在簇擁之下被帶到了一塊明顯什麼都打理好的地上，看得她滿臉的問號。

一個大娘塞給她一個番茄讓她當零嘴吃，她吃完了番茄，扛起鋤頭剛砸下去，就收穫了一片叫好聲。

她被看得渾身發毛，忍不住道：「那個……你們能別看我了嗎？」

她剛說了一句話，剛才那位大娘就喜極而泣，握著她的手言辭激動道：「彩花啊，好孩子，果然正常了，真的不傻了！」

周圍人紛紛迎合——

「彩花聰明了。」

「彩花不傻了。」

「彩花妳想什麼時候嫁給真行啊？」

童彩花被這左一言右一語的弄得發懵，直到聽了最後一句才連連搖頭，「不嫁，誰說我要嫁給席真珩了？」

那人疑惑道：「真行一早上過來自己說的，妳以後就是他的媳婦，還讓我們以後把妳的活都幹了，妳在旁邊看著就行。」

童彩花驚嚇得話都說不出來了，她就說席真珩那天被她拒婚還那麼淡定，合著在這裡等著她呢。

「行！真行！」她咬牙切齒的繼續刨地，把本來種在那裡好好的菜種子都給翻了出來。

看童彩花一副正在氣頭上的模樣，旁邊本來圍著的人紛紛散去，各幹各的去。

她一邊生氣一邊刨地，很快就過了兩炷香的時間。

「恭喜宿主獲得美貌值+5，當前智慧值 50，美貌值 35，體力值 70，主線任務進度 5%，請繼續努力哦。」

童彩花停下動作，微微一愣，在心裡問：「滿分是一百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智慧值好歹過了一半，還算可以，但體力值為什麼這麼高？美貌值為什麼這麼低？穿過來這麼多天，童彩花一直沒有機會能夠照個鏡子，這具身體又黑又瘦她是知道的，這書裡有寫，至於長相就不知了。

「鏡子，我想照鏡子！」她聽到自己美貌值僅有三十五簡直要崩潰了，不管不顧的就向旁邊正在種地的人要鏡子。

但來種地的人誰會隨身揣著鏡子。

問了一圈都沒人有鏡子，童彩花欲哭無淚，幸好一個大爺朝著她招了招手，說自己家就在地旁邊，家裡有鏡子可以讓她照一照。

懷著沉重的心情，童彩花去了大爺家裡，看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鏡子。

她閉著眼睛不敢去看，直到睜開眼睛才看清楚鏡中的自己，這麼一看，好像也還行。

如果以前能給自己的臉打個八十五分的話，現在應該也能有個五十分，這具身體的臉，雖然膚色比較黑，但五官長得還不錯，只是還沒長開。等她好好保養保養，臉白了，五官長開了，估計不比葉紅裳差。

鬆了口氣的同時，她又想到自己還在別人家裡，趕忙向那大爺道了謝，順便閒聊兩句。

這位大爺姓錢，已經六十多歲，隻身一人住在村裡，妻子十年前就去了，兒女都去了鎮上，沒人管他，席真珩看他孤苦無依，所以給了份活幹，好歹能靠自己生

活。

童彩花也是這個時候，才真正有了自己生活在這本書中世界的感覺。《苦娘》這本書視角只放在葉紅裳身上，對於其他人向來只有寥寥幾句。

就像這個錢大爺，或者是席真珩，都是書中從未介紹過的人物。

童彩花大致知道錢大爺家的情況，想著以後有機會可以多過來陪老人聊天，人還沒離開呢，就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從外面進了院子。

錢大爺出來送童彩花的時候，看見了這個人，本來還在笑著的脸突然拉下來。

「你回來做什麼？」

那男人撓著頭，尷尬的笑了笑，「爹，我回來看看你。」

錢大爺別過頭，語氣不善，「我這糟老頭子，可受不起你來看。」

童彩花看到男人的臉，就知道這人應該是錢大爺的小兒子錢寶了。父子倆長得有五分相似，不過錢寶眼中寫著算計，臉上滿是虛偽神色。

她以前在演藝圈子裡混的時間長了，看人很準，尤其是這種類型的人，更是一看一個準。想也知道，連自己老爹都能不管的人，時隔多年突然回來，能有什麼好事。

果然，就見錢寶放下撓頭的手，笑咪咪道：「爹，你手頭還有多少銀子，能不能給我一些？」

錢錢錢，又是錢。童彩花這兩天啥都沒幹，光是和要錢的打交道。剛解決了自己家要錢的人，這來了別人家，又遇到要錢的。

錢大爺氣得發抖，抓起旁邊立著的掃帚就朝著自己兒子丟過去，「沒錢，滾！」

錢寶躲開掃帚，見還有童彩花在場，臉上的表情有些掛不住，但還是好聲好氣的說：「爹，你別生氣，小心氣壞了身子，要不這樣，就當我向你借的，等以後有錢了還你。」

「要錢沒有，要命一條，你要是不想氣死我，就趕緊給我滾遠遠的，別讓我再見到你！」

童彩花看錢大爺氣得腿都快站不穩了，趕緊上去扶一把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剛才錢大爺對她顯得特別慈祥和藹，卻對自己的親兒子這麼凶，可想而知，錢寶以前是做過多大的錯事，傷透了錢大爺的心。

「爹，你說啥呢，我好歹也是你兒子，什麼死不死的。」

「你還知道我是你爹，你娘死的時候你都不知道回來看她一眼，現在沒錢了，就知道跑回來叫爹了。」錢大爺說著又抄起空著的竹籃朝著錢寶扔過去，「我告訴你這個不孝子，晚了！」

錢寶這下也來了氣，年紀不小的他，行為舉止卻還像個沒長大的孩子，被罵了兩句就忍不住，把那甩過來的竹籃一把抓住，生氣的往旁邊一踹。

「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事爹幹麼現在翻出來，娘當初那麼寵我，不就是沒見到她最後一面，她肯定不會怪我的，哪像你，對自己親兒子這樣，活該一輩子待在這個破地方，直到死。」

不要說錢大爺了，這話說得童彩花都來氣了，恨不得捶爆錢寶的狗頭，讓他立刻

跪下給自己爹道歉賠不是。

錢大爺這會兒臉已經漲得通紅，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，這要是被氣出個好歹可就真的完了。

童彩花憋不住，沒好氣的對著錢寶呵斥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能不能好好說。」

錢寶早就看童彩花不順眼了，哪裡跑來的丫頭片子，在這管他們家的閒事。

「關妳屁事，哪涼快哪待著去。」錢寶粗魯的上前要推開童彩花，想自己去扶錢大爺。

手還沒碰到童彩花，就被童彩花一把抓住了手腕，一個小姑娘力氣卻大得驚人，握得他疼痛難忍。

「不關我的事我就不能管了？你以為你是誰，別仗著自己年紀大就在這耍無賴，你說自己是錢大爺兒子，也不看看錢大爺想不想認你這個兒子。」

童彩花嘴皮子功夫厲害，幾句話說得錢寶面紅耳赤，他一個四十幾歲的男人，卻被一個十幾歲的丫頭給當孫子一樣教訓，換成誰誰能受得了。

他氣到不行，揚起另一隻手就要去打比自己矮了大半個頭的童彩花。

錢大爺一個箭步上前，及時阻止了錢寶想要揮下來的手。「我就是這麼教你的是不是！教你一個大男人動手打一個小孩？」

錢寶被自己老爹訓得羞愧難當，熊熊怒火被一盆冷水迎頭澆熄。

「爹，還不是因為她！」他費勁解釋著。

錢大爺一點兒也不領情，在他看來，養了這麼久的兒子，還不如一個外人更讓他覺得暖心。

幸好錢大爺家左鄰右舍沒什麼人，才沒有讓這場鬧劇演化的更劇烈。

總不能讓這兩人站在家門口吵架，雖然童彩花不在乎錢寶的面子，但不能不顧及錢大爺的面子，好說歹說的讓這對父子倆進屋再說。

剛一進屋，錢寶就開始嫌棄這兒嫌棄哪兒，橫挑鼻子豎挑眼——

「這屋裡怎麼一股霉味啊。」

「爹，這桌子都用多久了，桌腿都歪了，還不換一個。」

「……」

童彩花忍著沒發火，但還是語氣不善道：「又不是你住，管那麼多幹麼。」

「我這年紀算是妳的長輩了，怎麼沒大沒小。妳爹娘誰？怎麼教的。」錢寶這時候又開始擺起架子教訓起她。

童彩花冷笑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年紀大的人就可以當別人的長輩，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光長年紀不長腦子的人，要是像錢寶這種人都能夠稱呼為長輩，她還真是無話可說。

她還沒說什麼，錢大爺先按捺不住，「你給我閉嘴。」這村裡的人誰不知道童彩花家的情況，家裡的頂梁柱都沒了，家裡能掙錢的就剩個寡嫂。

童彩花站累了，便拉出來椅子，讓錢大爺先坐下，隨後自己也拉了把椅子坐下。

這整個屋裡統共就這麼兩把椅子，所以錢寶只能乾站著。

錢寶忍了又忍才沒有再次發火，誰讓他是來要錢的，錢拿到手了再說。

想到錢，他又滿臉堆笑湊近錢大爺，蹲在地上一副十分體貼的模樣。

「爹，你也別怨我這麼多年都沒回家看你，這實在是沒空。不瞞你說，最近我鎮上的生意出了點問題，你兒媳氣得帶著你孫子回娘家了。」

他低頭好像很悲傷的模樣，「爹，你肯定也不想看到我鬧到妻離子散的下場吧。我保證，你這次把錢給我，等我生意周轉開了，一定立刻把你接到鎮上去住。」也不知道錢大爺聽進去了沒，只盯著錢寶看，半天不說話。

錢寶被他盯得心虛，接著道：「爹你想想，咱家姊弟三個，是不是我對你和娘最好，大姊和二姊，嫁人以後是不是就和家裡斷了聯繫？」

他這邊曉之以情動之以理，試圖打動錢大爺，不過這種話說出來不但沒有打動人，反而讓錢大爺覺得自己養了一群白眼狼。

以前什麼好東西，不論吃的喝的全都緊著這幾個孩子，尤其是對錢寶，他們夫妻倆更是好的沒得說，可結果呢？

「你想要多少？」錢大爺這兩年別說是享福了，之前攢的那麼一點養老錢，也被錢寶拿走了。

每一回都是這樣，錢寶隔一段時間來一次，然後拿走全部的錢，一樣的話，他聽得耳朵都長繭了。

錢寶一聽錢大爺這話，頓時來了精神，「不用太多，十兩就成。這十兩算是我借的，一定很快還你。」

錢大爺聽了，眼皮子動都沒動，平心靜氣的問：「十兩夠嗎？」

錢寶越聽越樂，沒想到這一次來還有意外收穫，早就聽說這村裡那個小地主人家好，想必平時付給他爹這種幹活的人銀子不少。

「你要有多的都給我也行。」

錢大爺不願意再看到錢寶的臉，點了點頭，對著一邊的童彩花道：「彩花啊，妳去裡屋的衣櫃裡幫大爺把那個紅布包拿出來。」

童彩花畢竟是個外人，雖然想幫錢大爺一把，但畢竟是人家的家務事，她也不好插手，只得先去屋裡拿了錢大爺說的東西。

紅布包拎在手上沉甸甸的，她估摸著銀子不少，莫說十兩，怕是三四十兩都有。這麼多的銀子，錢大爺哪來這麼多的錢？

她無暇多想，趕緊拿著錢出去，遞到錢大爺手裡。

童彩花才進去這麼一會兒功夫，錢寶就坐了她之前的凳子，靠錢大爺很近。

錢寶眼睜睜看著錢大爺慢悠悠打開那個紅布包，裡面露出的銀子看得他口水都要流下來。早知如此，他就早點兒回來要錢，何必等到老婆帶著兒子回娘家了，才厚著臉皮回來。

「爹，你太不厚道了，有這麼多錢也不告訴我。」他臉上都要樂開花了，伸手就要去拿放在錢大爺腿上的銀子。

錢大爺別看年紀大了，眼疾手快的躲過了錢寶伸過來的手，將銀子牢牢的護在自己懷裡。

「你幹麼？」

錢寶一臉莫名其妙，笑呵呵道：「這錢不是給我的嗎。」

童彩花站在一旁，看著錢寶這副貪婪的嘴臉，咬咬牙還是沒說話。

錢大爺捧著銀子，看都沒看錢寶一眼，反倒轉過頭衝著童彩花道：「彩花，妳過來。」

童彩花不明所以的蹲到錢大爺旁邊，瞪了一眼錢寶才道：「怎麼了，錢大爺？」

錢大爺笑了笑，就把懷裡的紅布包塞進她的手裡。「這錢，大爺今天全給妳了。」

童彩花瞪大眼，連連搖頭道：「不行，這是大爺的養老錢，給我一個外人算怎麼回事。」

錢寶沒有料想到自己爹居然會做出這種事情來，勃然大怒從凳子上站起來。「爹，你瘋了嗎？那是我的錢。」

錢大爺像沒聽見錢寶說的話，繼續對著童彩花道：「彩花，這錢妳要是實在不要，就先替大爺收著，等我以後要是得個病，就用這錢給大爺治病。或者等哪天我死了，用這錢給我置辦個喪禮。」

他說著，扯出一個無力的笑，「給妳這孩子我放心，總比給一些白眼狼要強得多。」

既然錢大爺都這麼說了，這錢童彩花不能不收，反正她也沒打算花，就先替錢大爺留著，等以後他有需要的時候再還給他。

也是，這銀子若一直留在錢大爺這裡，錢寶會惦記著，定想方設法的拿到手，還不如放在她這裡更加安全。

錢寶瞧著童彩花握住了銀子，到嘴的鴨子就這麼飛了，當然氣不過，上前伸手就要去硬搶。

童彩花哪可能讓他搶去，身子一晃，十分輕鬆的躲開了。

「你要做什麼？」她語氣冷硬問。

「我要做什麼？這是我錢家的銀子，憑什麼給妳一個外人，妳還要不要臉！」錢寶指著童彩花的鼻子就破口大罵，不知道的還以為童彩花搶了他老婆呢。

「我怎麼不要臉了，這錢是錢大爺自己給我的，你也親眼看見了。」她上下掃了一眼錢寶，滿臉的不屑，「況且我再不要臉也比你強，多大個人了，還好意思不時向自己老爹要錢，你知道錢大爺自己一個人平時生活的有多辛苦嗎？」

「我們家的家務事用得著妳插嘴？把錢給我。」錢寶已經聽不進去其他的話，滿心滿眼全是那白花花的銀子。

這麼一大筆錢他今天要是得不到手，真會氣得減壽十年。

錢寶滿身橫肉，動作遲緩笨手笨腳的，童彩花躲他容易得很，兩個人就這麼在狹小的屋子裡你追我趕。

錢寶追了沒一會兒就氣喘吁吁，反倒童彩花依然面不改色。

「還想抓我？作夢去吧。」

錢寶無力的癱倒在椅子上，見抓不到童彩花，只能繼續從錢大爺這邊下手。

「爹，我可是你的親生兒子，這麼一大筆錢你不給我，反而給一個外人，說出去不叫人笑話死咱們錢家，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小丫頭片子是你的私生女呢。」

錢大爺一聽私生女三個字，臉色變得更難看，斜眼瞪著錢寶，伸手就呼他一個大

嘴巴子，打得他發懵。

那聲音之清脆，力道之重，讓錢寶的臉頰很快紅腫起來。

「我老頭子今年都這麼大的歲數，還讓你這麼埋汰。我這輩子做過最大的錯事就是養了你這麼個白眼狼！」錢大爺氣到忍不住咳嗽起來，一副肺都要咳出來的模樣。

童彩花心裡直翻白眼。這個錢寶有沒有腦子，有些話能說、有些話可是說不得，說她是錢大爺私生女，這不就等於說錢大爺生活品性有問題嗎，一個這麼大歲數的鰥夫，竟有這麼小的私生女？

要是讓旁人聽了去，哪怕知道這話是瞎扯，也免不了嚼舌根。在這鄉村小地方，誰家有個什麼事，一傳十傳百，以後錢大爺還要不要繼續在這村裡生活。連童彩花都聽出來了這話不對，被打了一巴掌的錢寶本人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。

他愣愣的捂著腫起來的臉頰，滿臉委屈，「爹，我說錯什麼了，你為什麼打我？」錢大爺此刻真的是悔得腸子都要青了，早知道錢寶會長成今天這副樣子，當初就不應該那麼寵著他，要啥都給，都這麼大歲數的人了，還沒有出息。

他歎了口氣，滿臉的疲憊，彷彿一夕之間臉上的褶子都多了不少。

「彩花，妳幫大爺去把村長請來，順便再叫幾個村裡的人一塊過來。」

童彩花不明所以，不知道錢大爺要做什麼，但跟下的情況她也只能幫忙跑腿。

見她要走，錢寶可忍不了，攔住去路不說，還恬不知恥的伸手要錢。

「妳走可以，銀子給我留下。萬一妳拿著錢跑了怎麼辦，我以後上哪兒要錢去。」

童彩花皺著眉頭想說狠話，錢大爺先她一步怒吼道：「錢寶，你給我滾邊上去！」錢寶被這突如其來的怒吼驚得下意識往邊上挪，童彩花得了機會，一溜煙就跑得沒了蹤影。

離開了錢大爺家，她沒敢耽誤，朝著村長家的方向跑去，可憐了她之前故意往地上撒羊糞牛糞，這會兒全讓自己踩了個遍。

村長家在村裡的最前頭，童彩花捧著老沉的銀子，一路小跑到了村長家門口，也有點兒累了，她扶著樹幹連喘了好幾口粗氣，嗓子冒煙，只想喝水。

「彩花？妳怎麼跑這兒來了？」

童彩花皺眉回頭一看，就見席真珩和一個與錢大爺差不多年紀的人站在一起，那人正是這村的村長。

「我……我找村長有事。」她沒有搭理席真珩，之前席真珩到處亂說的事，她可還生著氣。

這個時間點，約莫知縣已經走了，為什麼席真珩也在這裡？童彩花只是稍微想了下，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了。

「村長，錢大爺想讓你過去一趟，他家有急事。」

村長個子不高，滿頭白髮梳得一絲不苟，長相隨和，看著就像是個老書生，聽了童彩花的話，也沒有多問。

「那快去吧，別讓他等急了。」

往錢大爺家的路上，席真珩和童彩花走在前面，村長跟在後面。

「你跟過來幹什麼？當地主的都像你這麼閒嗎？」童彩花沒好氣的離席真珩遠一些。

席真珩悄悄地又湊過去，都快要貼上童彩花了。

「當地主的當然閒，什麼活都有別人幫著幹。」席真珩笑眼彎彎，「所以怎麼樣，妳想不想也體驗一下？」

「謝謝，不用。」童彩花想要什麼就自己去得到，無論是讓童家過上好日子還是什麼別的，況且她也沒想在這裡成親的意思。等系統給的任務完成了，說不定她就回到現代了。

「不著急，來日方長。」席真珩最近越看童彩花越順眼，之前傻了聽話的樣子雖然也挺好的，但現在這種有脾氣的樣子，更好玩。

「我說你怎麼跑村長家去了，剛才知縣大老爺也去了村長家吧。」童彩花拋出了自己的疑問。

席真珩打哈哈，答非所問，「這麼關心妳未來夫君，真讓我受寵若驚。」

「下次你再亂說，小心我對你不客氣！」童彩花說著揮了揮拳頭威脅他。

「行，等著妳對我不客氣。」他笑著回道。

Crescent Family